宋元學案

清江學案表

劉靖之

劉清之 —— 族子孟容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晦翁南軒東萊同調

趙蕃 —— 子遂
- 周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 鄭夢協
- 施霆亨

韓冠卿 —— 子變
- 從子境

韓宜卿 —— 子度 見上靜春門人

韓度

從孫忱——從曾孫耘之——從元孫諤

從孫性　別見潛庵學案

韓淲

宋之源

李眞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黃榦　別為勉齋學案

曾祖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黼

許子春

陸九淵　別為象山學案

彭龜年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向浯別見五峯學案

並靜春學侶

宋元學案卷五十九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清江學案

祖望謹案朱張呂三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清江劉氏兄弟也敎篤和平其生徒亦徧東南近有妄以子澄爲朱門弟子者謬矣述清江學案梓材案清江學案謝山所特立序錄原底作靜春學案後定刊本易之

朱張同調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父誅

劉靖之字子和廬陵人學者稱爲孝敬先生先生爲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爲崖異之行其家居孝友尤篤也自少卽以經學文行知名登進士第再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蓋自音讀訓詁以及近世諸儒論說無不該貫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祠後廢而生祠郡守部刺史至五六人先生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于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何爲哉命悉撤去而更爲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先生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諸生固已風動于是先生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諄諄辯告如教子弟晨入寓直至暮乃罷日以爲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

修身爲主至于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其命題發端必依于是而出焉于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禮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讐恥徇時俗者皆棄不錄于是學者又知所懲其于有司之事亦皆精審嚴密閑斥其羸以市圖史至若干卷待諸生以恩至于進退取舍之閒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先生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守行之俗爲一變其浮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爲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怪以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辯訟請謁者父老皆喜以謂吾家子弟比無荒嬉惰游還家叫呼犯上者士大夫家亦爭遣子弟來入學贛之人至者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爲教官迨

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翰林承旨周必大聞之爲記其說于聽事之壁先生既去改宣教郎遭繼母喪以卒諸生哭之皆失聲相與守其法不變去而從其弟靜春以卒業者數人先生平日閉戸讀書不甚與人接雖名士亦不强附而時之搢紳多慕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于朝宋室鉅人門戸一再世凋落者不可悉數惟劉氏自太宗時名式者爲刑部郎胡安定所爲記墨莊者至先生父滁亦好學修飭及乎先生兄弟世數益遠而家法益峻忠厚雍穆之風不墜求之故家能如是者少矣及卒丹稜李燾書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漢張敬夫栻爲刻銘納壙中新安朱子又爲之傳是數君子者蓋或未嘗識先生也參朱子文集

孝敬家學

知州劉靜春先生淸之

劉淸之字子澄子和之弟也學者稱靜春先生初受業于子和登紹興進士因往見朱文公慨然有志于義理之學以力行切己者省察性情爲務有志者必如曾子用力于容貌辭氣顏子用力于視聽言動方爲善學父憂服除調建德縣簿萬安縣丞檄視旱災徒步阡陌規畫防閑民甚有賴龔侍郎茂良爲帥具實跡聞于朝命都堂審察不赴時競羨餘發運使史正志俾拘集州縣畸零之賦將以爲之先生貽以書曰此皆州縣侵刻于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竟詣吏部銓除知宜黃縣龔侍郎又與周益公必大交薦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

大臣退託小臣苟媮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覈換授改太常寺簿服除通判鄂州知衡州初至兵無見糧官無實俸上供送使無備已而郡計漸裕嘗作諭民書一編非理之訟日爲衰止又以士風未振增築臨蒸精舍如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可舉而指之爲闢武場作朱陵道院祀張九齡韓愈寇準周敦頤胡安國于左死節晉太守劉翼宋內史王應之于右以不能媚部使者論罷主管雲臺觀歸築槐陰精舍以處來學胡晉臣鄭僑羅點皆力薦之光宗起知袁州疾作猶不廢講論病革取高氏送終禮授二子曰自斂至葬視此卒年五十七所著有曾子內外雜著篇訓蒙新書外書戒子通錄壁莊總錄等書從黃氏補本錄入

祖望謹案靜春本臨江人原父貢父之宗也後徙吉之廬陵四五歲讀蒙求至龔遂勸農文翁興學諷誦久之其父因語之曰此二君子教人之要務也人亦不過耕與學耳先生聞之欣然自是讀書勤甚比長受業于兄孝敬先生早夜力學自修專以儀刑先世希慕往哲爲事博極書傳而不專科舉之習燕居端坐終日翼翼尤愛惜士類有一善則亟稱樂爲成就聞人之過慘然如痛在己汪文定公應辰周文忠公必大楊文節公萬里李文簡公燾皆重之其同輩所最相得者彭止堂向伯源

靜春先生語

苟志于學而乃唯性理文書是傳是玩著士大夫是學是慕與

向來眩于文章溺于訓詁流于異教者同一轍也且如一言之差在于常情爲未害試思是時此心存乎不存一步之違在于常情爲未傷試思是時此心定乎不定有志者于容貌顏色辭氣用力如曾子于視聽言動用力如顏子則先儒之訓簡易明白皆可舉而行誰能禦之

王承告其子毗曰閑習禮學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

世道之衰屈身于勢利者不怪一從學士眞儒考德問業則曰是好名者經師易遇人師難遭

獨立無朋雖夙夜兢兢學不加進

學者多貪看見成道理

異端侵畔良可憂

此學二字向來愚見只說學之爲學無與爲對言此學則是吾亦自招彼學而與之抗故不必言此學二字

今日之俗惟知得而忘義詔令一下仕者曰增秩乎士曰免舉乎兵曰受賞乎民曰蠲租乎有是則欣然奉承否則雖有良法美意利國便民謂之空文視之蔑如也夫爲政之道有政有教理也義也人心所同謂今世明于義理竟難其人不亦誣乎但當精擇百官求其明于理義者以爲監司爲學官爲守令爲將帥則風俗知變上下一心吾君吾相端本清源所以儀刑萬邦者不出于他而舉出于理義將以紹復大業無難矣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靜春先生語十一條今移入廬陵學案一條移入復齋學案一條移入荆公新學畧一條

附錄

先生孝友誠篤質直好義意廣而心和強敏而有立初以進士得官已欲應博學宏辭科及見朱晦翁即盡取所習辭業焚之慨然志于義理之學罷官嚴陵亟至東萊呂公書院講論經義留數月乃去廣漢張公守嚴陵時尚未識先生已深知先生爲人其後書問往復神交心契先生天資既高復從二三君子講學故所造日益超而當世鉅儒如玉山汪公息巖李公皆敬慕之

書贊朱晦翁曰始某讀論語得元祐以來諸老先生說以爲世徒有此書耳他日有告以今時二三君子之所在者于時坐不安席遂欲起而從之已而不能則有三爲云云二三君子不幸

已死則無可言者幸而執事者在此有可見之便其又奚說願見葢十五六年矣語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伏惟誨之

又曰某少壯不務學力長大嬾拙于義理少所開明又獨立無朋夙夜兢兢而學未加進臨事接物亦多齟齬非時異事殊某未之學耳

晦翁復書曰執事以盛年壯氣清節直道發軔進途既有聞于當世矣而說學好問之意勤勤有加又將有意于古人爲己之學者而然邪

又曰來書深以異學侵畔爲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勝其憂者惟能于講學體驗加功使吾胸中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爲吾

疾矣願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使一一曉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務廣或得少爲足則無由明爾若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之事則正須友朋講學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者見讀何書作如何玩索與何人辯論惟毋欲速毋蓄疑先役疾徐適當其可則功日進而不窮矣並從黃氏補本錄入

呂東萊與書曰參預處聞每效忠告甚善或云其閒多雜以嘲姍雖意在諷切然使無誠篤氣象未必能動人也

祖望謹案參預謂平園東萊與平園札則曰子澄嘲姍乃天資未重之病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不妨有益也

靜春學侶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通判向先生浯別見五峯學案

靜春家學孝敬再傳

劉先生孟容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靜春門人

文節趙章泉先生蕃附子遂

趙蕃字昌父本鄭州人也南渡後居玉山學者稱爲章泉先生以大父龍圖致仕恩入仕嘗再得官皆未赴已而主太和簿先生雅有山林之思居官清苦題其齋曰思隱楊公誠齋贈之詩云勸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又酷愛其詩以爲滄秋

茹嚼春冰也及爲辰州司理參軍辨寃獄不爲二千石屈以是罷然卒見直于當路先生少從靜春先生劉氏學至靜春守衡欲從之卒業乃求爲衡之安仁酒庫監甫至靜春以非罪去官先生卽丐祠從之歸論者嘆曰師友之際如此肯負國乎先生性寬平與人樂易而大節所在莫能奪也周公平園少與先生厚平園仕漸通顯先生寄之詩曰公如在廊廟我亦遂簞瓢及平園入相累薦竟不起論者以爲不食其言喜作詩書牋往復多以詩代援筆立成不甚經意而閒遠自得讀者以爲有陶靖節之風中興而後學道諸公多率于詩呂居仁曾吉甫劉彥沖其卓然者乾淳閒薛季宣陳君舉尤工至四靈雖嘗遊水心之門而無得于其學故是時學道而工詩者惟先生大江以南推

二泉其一謂韓氏㵎泉也每當得意浩歌長吟有風浴詠歸之風然先生時以學道未成爲懼年且五十更從朱子請益及其老也猶以末路自警題所居曰難齋先生最謙退不敢以師道自居晚而諸儒彫謝惟先生歸然無恙門人負笈從之者益多則勉以師友之源流理宗即位于時先生書祠官之考三十有一朝臣爭薦以太社令召三辭不拜以直祕閣召三辭不拜詔予祠先生遂章請致仕不許自是累年請益力乃詔以原官老踰月而卒得年八十有七其長子遂亦七十矣所著有章泉集雲濠案先生所著有乾道藁二卷淳熙藁二十卷章泉藁五卷劉漫塘表其墓信州守吳旂請錄其後詔以遂補上州文學亦固辭詔以承務郎致仕仍推恩于其子景定三年門人祕閣修撰鄭夢協爲請謚乃謚文節遂字景初

有家學

雲濠謹案學案底本先生別傳有曰趙昌父本管城人南渡與尚益公同里益公當軸所仕但一酒官五十年不調入十餘朝以秘閣正郎聘之不至云云可與是傳參攷

知州韓貫道先生冠卿附子夔從子境

韓先生宜卿合傳

韓冠卿字貫道忠獻公之後也知饒州建炎南渡忠獻之裔散之四方而東來者則文定公忠彥子治之後治知和州其子爲兩浙提刑膺胄次直祕閣膺胄始居越先生爲提刑之孫受業清江劉子澄之門清江之學于晦翁南軒東萊如水乳其敎先生也以一實字蓋即司馬溫公敎元城以誠字之說子曰夔字仲和知滁州能傳其學祕閣之孫曰埜卿其子曰境字仲容史

館祕閣亦能傳清江之學與滁州稱二仲而饒州弟宜卿有子曰度

梓材謹案謝山于莊節傳云蕺山父子皆師劉子澄而友楊敬仲知饒州之弟亦靜春弟子

隱君韓蕺山先生度

韓度字百洪隱居講學旁參慈湖之說風節尤高世以蕺山先生稱之

庶官韓澗泉先生淲

韓淲字仲止上饒人南澗先生元吉之子有高節從仕不久即歸信上嘉定中卒有澗泉集

郡守宋先生之源

宋之源字積之朱子更曰深之雙流人也祕書丞若水子兄弟

皆師朱子祕書使湖南先生從行朱子謂曰衡湘胡氏父子兄弟及南軒講學地也今其流風遺韻多在者吾友劉子澄方爲守可就訪之先生奉教既至遂學于劉氏會丞嘉戴少望亦在焉先生又師之其不名一師好學如此官龍游令逆曦之變解印去賊平當路者以聞詔進秩知什邡縣累官知雅州夷人盜邊撫而又至先生曰不大治不創乃絶其餉道示必盡之夷讋死無犯璽書褒嘉進知嘉定府卒

文肅李悅齋先生堇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 別爲勉齋學案

曾先生祖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特奏劉先生黼

劉黼字季章與景陽許子春皆廬陵醇儒從朱文公學後爲特奏第一人 參鶴林玉露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答季章書二十三在劉公度許景陽之間其書有云劉袁州不謂遂止于此令人心折細讀來書知所以經紀其家者不以生死從違二其心不勝歎服袁州謂靜春則先生固從學靜春者蓋卽劉黻字季文之昆季也又案謝山學案劄記有景陽季章四字卽先生與許先生子春爾

許先生子春

許子春字景陽同安人黃勉齋答余瞻之書云廬陵書信遞去良久旦夕雖有回訊當得尋便納往景陽書向說比亦收書看周禮甚有味亦作書挽其歸恐遂爲廬陵人未可知也 參勉齋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稾底列先生于靜春門人而未詳事實儒林宗派朱子門人有許景陽字子春同安人名字互易今從勉齋集改正先生殆以靜春弟子而受學朱門者

章泉門人 孝敬三傳

忠文周先生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修撰鄭先生夢協

鄭夢協字新恩玉山人也章泉先生高弟 梓材案章泉行狀先生所作 與魏鶴山眞西山厚講道最篤而漫塘最稱其文嘗官祕閣修撰

施尊道先生霆亨

施霆亨字榮南邵武人也趙章泉弟子以學授徒鄉人稱爲尊道先生

韓氏家學

隱君韓戢山先生度 見上靜春門人

韓義行先生忼 附子耘之孫諤

韓恍字義行梓材案謝山原底作義行先生韓亢又云學者私謚爲義行先生今檢史刻鮚埼亭集載山相韓舊塾記云莊節與其兄抗字義行並有名莊節名性其兄必名恍不名亢義行其字也並非私謚故節而易之又案是傳先生從弟莊節而舊塾記云莊節兄恍亦異會稽人也忠獻之後左司員外郎膺胄之元孫宋宰相家之講學者范文正公後相繼三世六人呂正獻公後相繼七世十有八人張魏公後相繼三世五人趙忠定公後相繼四世六人稱最盛執政家則范蜀公後相繼六世八人而忠獻公之裔五世後自貫道先生始學于清江劉子澄諸子若孫繼之亦五世先生其孫行也博極羣書研精性理之學貫道之得于劉氏者以實字爲宗蓋亦涑水不妄語之緒先生克昌其學宋亡韓氏失祿仕先生與其從弟莊節先生性自相師友先後師表當世五百年來文獻失落貫道先生志銘出于慈湖

今亦不存其僅得見于世者莊節一人而已予故畧存其學統以附之范呂之次先生子耘之孫謣亦皆以學行稱

莊節韓先生性 別見潛庵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九終

說齋學案表

唐仲友 父堯封 元嘉同調

　傅寅

　　子大東

　　子大原

　　從子定

　　傅芷

　　吳奏

　　葉秀發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朱質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張端義 別見慈湖學案

　　金式

唐仲溫

唐仲義

並設齋學侶

宋元學案卷六十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說齋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說齋唐氏也而不甚與永嘉相往復不可解也或謂永嘉之學說齋實倡之則恐未然述說齋學案梓材案說齋學案謝山所特立

永嘉同調

提刑唐說齋先生仲友父堯封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也侍御史堯封之子侍御以清德有直

聲先生兄弟皆自教之成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兼中宏辭通判
建康府上萬言書論時政孝宗納之召試除著作郎疏陳正心
誠意之學出知信州以善政聞移知台州嘗條具荒政之策請
以司馬光舊說令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
息俟年豐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從之鋤治奸惡甚嚴
晦翁爲浙東提刑劾之時先生已擢江西提刑晦翁劾之愈力
遂奉祠先生素伉直既處摧挫遂不出益肆力于學上自象緯
方輿禮樂刑政軍賦職官以至一切掌故本之經史參之傳記
旁通午貫極之繭絲牛毛之細以求見先王制作之意推之後
世可見之施行其言曰不專主一說苟同一人隱之于心稽之
于聖經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曰三代治法悉載于經灼可見

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痛闢佛老斥當時之言心學者從遊嘗數百人初晦翁之與先生交奏也或曰東萊向嘗不喜先生晦翁因申其意陳直卿曰說齋恃才頗輕晦翁而同甫尤與說齋不相下同甫遊台狎一妓欲得之屬說齋以脫籍不遂恨之乃告晦翁曰渠謂公尚不識字如何為監司晦翁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按台既至說齋出迎稍遲晦翁益以同甫之言為信立索印摭其罪具奏說齋亦馳疏自辯王魯公淮在中書說齋婣家也晦翁疑其右之連疏持之孝宗以問魯公對曰秀才爭閑氣耳于是說齋之事遂解而晦翁門下士由此幷詆魯公非公論也或曰是時台州倅高文虎譖之晦翁案東萊最和平無忮忌且是時下世已一年矣同甫與晦翁

書曰近日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參半且言有拖泥帶水之意則似亦未盡以晦翁之所行爲至當者同甫又曰平生不曾說人是非與政乃見疑相譖眞足當田光之死則當時蓋有此疑而同甫亟自白也是皆失其實矣文虎小人之尤殆曾出于其手然予觀晦翁所以糾先生者忿急峻厲如極惡大憝而反覆于官妓嚴蕊一事謂其父子踰濫則不免近于誣抑且傷□□□且蕊自台移獄于越備受箠楚一語不承其答獄吏云身爲賤妓縱與太守有濫罪不至死但不欲爲妄言以汚君子有死不能也于是岳商卿持憲節卒釋之然則先生之誣可白矣又以在官嘗刊荀楊諸子爲之罪則亦何足見之彈事晦翁雖大賢于此終疑其有未盡當者且魯公賢者前此固力薦晦翁之人

也至是或以媢家之故稍費調停然謂其從此因嫉鄭丙陳賈以毀道學豈其然乎丙賈或以此爲逢迎晉公豈聽之夷考其生平足以白其不然也蓋先生爲人大抵特立自信故雖以東萊同甫絕不過從其簡傲或有之晦翁亦素多卞急兩賢相厄以致參辰不足爲先生概其一生近世好立異同者則欲左袒先生而過推之皆非也先生之書雖不盡傳就其所傳者窺之當在艮齋止齋之下較之水心則稍淳其淺深蓋如此所著曰六經解一百五十卷孝經解一卷九經發題一卷諸史精義百卷陸宣公奏議解十卷經史難答一卷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八十三卷天文詳辯三卷地理詳辯三卷愚書一卷說齋文集四十卷尙有故事備要辭料雜錄諸種而其尤著者曰帝王經世

圖譜十卷周益公曰此備六經之指趣爲百世之軌範者也又嘗取韓子之文合于道者三十六篇定爲韓子二卷

祖望謹案乾淳之際婺學最盛東萊兄弟以性命之學起同甫以事功之學起而說齋則爲經制之學考當時之爲經制者無若永嘉諸子其于東萊同甫皆互相討論臭味契合東萊尤能并包一切而說齋獨不與諸子接孤行其教試以艮齋止齋水心諸集考之皆無往復文字水心僅一及其姓名耳至于東萊既同里又皆講學于東陽絕口不及之可怪也將無說齋素孤僻不肯寄人籬落耶梨洲先生謂永嘉諸子實與先生和齊斟酌其說似未然也

制命在君然不可居物之先代終在臣然不可享功之成故用九以无首爲吉六三以含章爲正詩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善以報其上

命討天也行之君也威福辟也佐之相也惡者必懲則奸民無盜跖之壽善者必申則賢士無原憲之貧故君相不可以言命

人君有三畏畏天命畏民心畏輔相之臣

大臣正君其次謀國其下謹身

正君之難在制其欲不窒其源如决流何不翦其根如滋蔓何

防微消萌力少而功多

位尊難安德盛難全

勝人人必恥下人人必喜恥生競喜生敬 以上君臣

避世非君子之心

中狹常易盈內荏常易屈

君子之進退風俗之樞機也必退絕物其俗激必進失己其俗競不激不競以善天下之俗

莫神于天以民從違莫尊于君以民安危天且靈之孰能違之君且高之孰能下之

道有與廢民無淳漓堯舜至仁不能絕天下之欲幽厲極暴不能滅天下之性以民爲非古是謂誣民以道爲不可行是爲賊道

遷都以復先業何畏而猶有諾東征以卒圖事何恤而猶有未恤而強之從必有逆命而陷于罪者聖人蓋不忍焉耳以上

士民

爲治者不可變常道言治者不可厭常談

勤固勝怠勤而非禮則勞儉固勝奢儉而非禮則偏存小節而喪大體君子不取也

善爲敎者反諸身 以上治敎

怯不勝勇勇不勝敬

古之爲兵者敎之以孝弟忠信惟恐其不君子也後之爲兵者敎之以權謀變詐惟恐其不小人也

取民之財以養兵不如使民自養之易供也用兵之力以衛民不若使兵自衛之甘心也 以上兵財

順命如順親保性如保子養心若養苗馭氣如馭馬防欲如防

川待物如待寇一言蔽之曰誠

鏡固瑩塵則昧之水固清風則濁之塵去鏡明風息水止外物

不干天性乃見

親疏固有情遠近固有勢貴賤固有分因其情順其勢明其分

微而草木各得其所是吾道之所以爲異也咈其情逆其勢忘

其分閨門之內有所不行是墨氏之所以爲同也吾道之異適

以爲同墨氏之同秖以爲異

德莫先于孝孝莫難于保親之所與庶人有身推之天子有天

下有而保之孝莫大焉

陰陽之說勝則禮經廢形相之說勝則心術喪祿命之說勝則

人事怠失之己求之天君子不由也

由惡近善蓬生于麻由善近惡絲涅于墨

謂道爲難若塗若川謂道爲易若天若淵謂之易輕而失謂之難畏而止勿畏勿輕學而已矣

文以明道或以蔽道傳以通經或以亂經學以知性或以汨性說日益新理日益昧

兼愛似仁爲我似義淸靜寂滅似無思無爲

莫易欺于形莫難欺于神形視吾外神視吾內 以上道學

未有欲有既有欲其若無未實欲實既實欲其若虛

君子不絕人之情亦不徇人之情

衆人徇利以犯難賢者潔身以避害載道以濟世而不懼其患者惟聖人乎 以上聖賢

說齋文集

自古直道之行本于正心誠意之間顯于舉賢放佞之際故伯益告舜先以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繼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告湯先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繼以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惟陛下防私如禦寇存公道如護元氣內察諸存心之初勿使一毫或出于嗜好之私而非先王之法度外察諸用人之際勿使一職或出于左右之譽而咈天下之公議儻有則斷而去之既去則敬而守之　館職備對劄子

荀卿有性惡之說楊雄有善惡混之說韓愈有上中下之說性惡之說為害尤大世之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性之善不知其惡也象之往入舜宮鬱陶之思以僞

爲也忸怩之顏以誠發也欺形于言愧形于色象之本心固知僞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必安何愧之有易言天地之情則于咸言天地之道則于恆至言天地之心則必于復蓋方羣陰剝陽而至于六陰之用事則天地之心或幾乎隱及一陽動于下有來復之象則天地之心始可見人之誘于物也陰之剝也俄然而復陽之復也象之忸怩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于復觀之 性論

孟子書七篇荀卿書二十二篇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專以明王道黜霸功闢異端息邪說二書蓋相表裏以吾觀之孟子而用必爲王者之佐荀卿而用不過霸者之佐不可同日語也

王霸之異自其外而觀之王者爲仁義霸者亦有仁義王者有禮信霸者亦有禮信自其內而觀之王者之心一出于誠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霸者之心雜出于詐故假仁以爲利利勝而仁衰仗義以率人人從而義廢湯武桓文由此分也荀卿之書者尊王而賤霸矣乃言性則曰本惡其善者僞也夫善可僞則仁義禮信何適而非僞也四者既僞何適而非霸者之心吾以是知卿而用必爲霸者之佐也李斯之學實出于卿蓋卿有以啓之或曰卿之言曰君子養心莫善于誠又曰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卿豈不知王道之出于誠哉曰子以爲誠者自外至邪將在內邪性者與生俱生誠者天之道非二物也以性爲惡則誠當自外入外入則僞惡覩所謂誠

乎吾觀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又其言辯幾與孟子埒至于以義爲外以性爲猶杞柳故孟子力詆之荀卿化性起僞之說告子之儔也 荀卿論

卿謂聖人惡亂故制禮然則禮强人者也惡亂故制樂然則正聲乃矯揉而淫聲乃順其情者也見禮樂之末而未揣其本即性惡之說吾故謂告子之流 讀荀子禮樂二論

天下有君子有中人有小人而釋老之說皆有以中其欲報應禍福足以惑小人超升解化足以移中人清淨寂滅足以疑君子小人曰吾罪惡貫盈飯僧可以免吾釁戾山積焚章可以禳不惟此也且可以致福以增算吾何爲而不從釋老也中人曰吾學釋而成可以出入死生吾學道而成可以長生久視與其

溷濁世處俗塵孰若自在而遊樂國蟬蛻而登蓬瀛乎吾何爲而不從釋老也君子則曰吾不取其教而取其道吾不觀其外而觀其内蓋其說深入乎死生性命之際周盡乎天地鬼神之理頗與吾周易合至于披析示人則又優于儒書可以直造其本源而不勞于積習此說一立而釋老之害牢不可破嗚呼小人中人既不可以道理深責而報應禍福超升解化之說皆誕幻詭譎不待攻而自破至于君子則吾道之所賴以傳乃惑于疑似之際蕩然莫返吁可悲矣生死鬼神之理惟聖人知之道家欲不死佛家欲無生皆未之知也聖人明幽明之故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精氣遊魂知鬼神之情狀然不諄諄以告人慮學者之不能無惑也故子路問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

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蓋以事人所以事神知生所以知死不欲子路舍其常行而他求也學者不求之易論語之問而輕受恐夫之誑乎將高談則曰吾學有所悟及遇利害事不能毫釐往往易其所守幾不能自立乃曰吾學出世法求其死而不亡者噫亦惑矣昔孟子比楊墨以禽獸爲其似是而非今釋老者爲己則一毛不拔貴人則摩頂放踵是兼楊墨而爲之其爲禽獸也大矣 釋老論

聖人之傳道必以心其端則始于至誠力學後世求其說而不得流入釋老以爲道者當超詣頓解徑進于聖人之域相與用心不可測度之地而學問修爲之功幾于盡廢捕風捉影卒無分毫之得曰吾之學心學也內以欺己外以欺人 顏曾論

謝山唐說齋文鈔序曰唐台州說齋以經術史學負重名于乾淳閒自為朱子所糾互相奏論其力卒不勝朱子而遂為世所詬方乾淳之學初起說齋典禮經制本與東萊止齋齊名其後浙東儒者絕口不及蓋以其公事得罪憲府而要人為之左袒者遂以偽學詆朱子幷其師友淵源而毀之固宜諸公之割席而要人之所以為說齋者適以累之可以為天下後世之任愛憎者戒也詳考台州之案其為朱子所糾未必盡枉說齋之不能檢束子弟固無以自解于君子然彈文事狀多端而以牧守刻荀楊王韓四書未為傷廉其中或尚有可原者況是時之官非一跌不可復振者也說齋既被放杜門著書以老則其人非求富

貴者不可以一偏遽廢之是吾長于善善之心也予少時未見說齋之文但從深寧困學紀聞得其所引之言皆有關于經世之學深寧私淑于朱子者也而津津如此則已見昔人之有同心說齋著書自六經解而下共三百六十卷文集又四十卷今皆求之不可得近于永樂大典中得其文若干首詩若干首鈔而編之以備南宋一家之言因爲論其人之本末或謂說齋自矜其博常詆朱子不識一字故朱子劾之或又言說齋不肯與同甫相下同甫搆之于朱子此皆小人之言最爲可惡要之說齋之被糾所當存而不論而其言有可采者卽令朱子復起或亦以予言爲然也

說齋學侶

教授唐先生仲溫

主簿唐先生仲義 合傳

唐仲溫仲義金華人皆說齋之兄也自其父侍御堯封以及說齋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自相師授仲溫饒州教授仲義樂平主簿 參蘇平仲說

說齋門人

傅杏溪先生寅 附子大東大原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也學者稱爲杏溪先生自少神骨清聳于經史百家悉能成誦比長益求異書讀之說齋唐先生講學于東陽吳葵之家先生之中表也因從之質疑問難皆有援據可

反復說齋喜曰吾益友也及聞其升陑分陜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矣先生于天文地理封建井田學校郊廟律歷軍制之類世儒置而不講者靡不研究根穴訂其謬誤取甚博參驗甚精每事各爲一圖號曰羣書百考大愚呂先生見其禹貢圖曰是書可爲集先儒之大成矣嘗延之麗澤書院中列坐諸生揭其圖使申言之且曰以所能者教人所不能者理之所在初無彼此諸生弗以門戶之見恥受教也先生亦樂爲之盡時人服大愚之善下而益嘆先生之學之邃也嘗舉文中子之說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爲苟道反覆太息謂周禮太平之書于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特以備凶荒原非常用況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若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

國服爲息者是猶取名方中百品之一而服之及其害人則曰爲是方者固名醫也熙寧諸賢但知力攻青苗而未知以此折之是以不足以詘其說故先生之書于成周制產分郊作貢授賦之說尤詳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證諸史牒而得其成敗興衰之故歷歷如指諸掌然自經制事功之學起說者病其疏于踐履而先生之教人則謂下學上達各有次第舉而措之尤非可以一蹴語者故其教人必先以小學授以曲禮內則少儀鄉黨諸篇使其日用之間與義理相發明而知道之與器未嘗相離也先生精于古今軍制而從未嘗教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爲之權衡遽聞譎詐之言則先入者爲主害心術矣蓋其所以學與所以教者如此家居非公事不至

官府長吏之賢者或造而問政則盡言無隱人有隱被其賜者而未嘗泄也所與交遊其官至執政或臺諫則不復與之通問州里有事以身任之而不辭里中與馬師文孫居敬最相契永嘉戴少望聞其名執贄願交大愚之登朝也累以先生之學行爲言黃文叔與彭止堂爭欲薦之或言先生必不可屈乃止其後館于黃商伯之家最久賓主之間日以義利相箴切不爲無益之語先生既不仕無祿又不屑治生產商伯持浙西庾節遣以錢五十萬先生悉散于宗族鄉里無所留晚益貧太守孟猷聞而嘆曰不可使賢者饑餓于我土地乃捐俸以倡諸好義者爲買田築室于東陽之泉村黨禍既作先生杜門不出其詩閑遠古淡有淵明康節風初說齋以其學孤行于東萊亦絕不

通問葉秀發朱質雖以呂氏弟子來學于唐而其統未合朱子則互相糾奏至先生始和齊斟酌無復乖剌先生諸子大東承其家學敦慤有父風而大原從慈湖楊先生遊從子定學于朱門一家之中旁搜博採不名一師

主簿吳先生焱

吳焱字景陽其家以貲雄于東陽與郭氏埒郭氏有西園南湖石洞三書院招延呂成公薛象先之徒教授子弟而吳氏亦有安田書院初則徐天民主之已而唐說齋主之皆攜弟子百餘人以至遠近絡繹先生既從名師儒經義史尤好遊笻杖獨往一覽歎州葉水心仕江淮問先生遊輒過之水心爲之飯問其所爲笑而不答香溪先生傅寅者說齋上座弟子而先生之外

弟也忘年事之如師杏溪家貧先生爲之紀理其家相與終身不失尺寸淳熙大荒匝其居數十里皆其所養生而送死也累官通山縣簿有聲民皆化之攝大冶縣以德導民大冶監利濟局嘆曰吾本無仕進意今老矣遂奉祠卒水心爲志其墓

知軍葉先生秀發

侍郎朱先生質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

直言張荃翁先生端義 別見慈湖學案

正言金先生式

金式字元度金華人從說齋遊淳熙十一年進士以右正言終在官三十年清貧如一日鞏豐狀其行謂金華之八傑 參嘉靖

杏溪家學 說齋再傳

傅先生定

傅定字敬子杏溪先生兄子杏溪自程其子姓于學嚴而有節晚乃遣先生遠之建安受業文公之門文公集中有與傅敬子書即其人也 參柳待制集

雲濠謹案黃晉卿記杏溪祠堂言先生受業朱門得其微言與旨歸與諸弟共講云

杏溪門人

進士傅先生芷

傅芷字升可義烏人也淳熙五年進士精于經史之學爲杏溪上弟子從遊之士極盛未仕而卒所著有南園詩文集二十卷南園講錄

宋元學案卷六十終

徐陳諸儒學案表

徐誼 永嘉金溪同調 —— 趙希錧

丁𪅂 父泰亨

黃中

彭仲剛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錢文子 永嘉同調 —— 喬行簡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丁𪅂 見上宏父門人

曹豳

湯程

陳葵

附師魏益之

金溪同調

宋元學案卷六十一

鄞縣全祖望補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徐陳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三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平陽徐先生子宜青田陳先生叔向也陸氏之譜竟引平陽爲弟子則又謬矣述徐陳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爲謝山所特立序錄原底作徐陳二先生學案定刊本則稱徐陳諸儒蓋忠文後益以錢白石故易其稱又案一本作平陽學案

陳陸同調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平陽人乾道八年進士由池州教授數歷清要事孝光寧三宗入爲刑部侍郎出爲寶謨閣待制江淮制置使移鎭隆興府而卒謚忠文中忤韓侂胄貶南安軍婺州流離十年而後得釋葉水心誌其墓曰諸儒雖爭爲性命之學然而固滯于語言播流于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及公以悟爲宗懸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修證所發至于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參玩玆語似亦近禪而當時諸儒學術亦因可見矣封信安郡公趙希錧其門人也

梓材謹案先生傳黃氏原本列金谿學案其傳云先生莫學象山有省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爲貴象山視其文曰某欲說底卻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用底子宜卻無先生謂象山曰與晦翁月餘說話都不討落著

與先生說話一句卽訃落著是說猶沿象山年譜故以先生爲陸氏門人而謝山不以爲然

附錄

舒廣平答先生書曰吾人平生所志期不負所學中都與味頗熏炙人造道如子宜知不可汨要須惟日孳孳簡易明白以滌盡利祿境庶此志獲申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陸子之教大行于浙河以東顧一時稱祭酒者必首四明四先生慈湖之祭徐忠文也自言其見陸子實因忠文之力水心作忠文墓志言公以悟爲宗云云此忠文有合于陸學之實錄而宋史畧而不書得閤下表而出之善已然忠文之爲陸學固也其竟爲陸氏弟子則書傳未有明文黃氏日鈔謂忠文見陸子天地之

性人爲貴論因令慈湖師陸子與慈湖祭文合然則忠文未嘗師陸子矣而年譜有忠文侍學之語恐未可據

永嘉同調

少卿錢白石先生文子

錢文子字文季樂清人也乾淳之際永嘉諸儒林立先生徧從之遊而于徐忠文公宏父尤契入太學有盛名嘉定後諸儒無一存者先生巋然爲正學宗師以太學兩優釋褐仕至宗正少卿學者稱爲白石先生所著有白石詩傳雲濠案謝山劄記白石詩傳二十卷其門人日喬行簡丁黼曹豳湯程

金溪同調

縣令陳叔向先生葵附師魏益之

陳葵字叔向處州青田人自少篤學至老不倦畢隆興進士知平陽縣居官廉介師事魏益之水心志其墓曰君既與魏益之遊每恨志慮昏而無所明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懷獨立于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身歸若有見焉自是以師道歸益之且疑呂伯恭誦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呂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重其辭直無隱士有比君所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實適也昔孔子稱憤啓悱發舉一而反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于能保四海往往近于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叔向掊包蒙之論遊于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今人皆未可輕議其厲志勇猛

蓋不以悟自足也然則先生之學亦或有異于其師者與從黃氏補本錄入

梓材謹案此傳黃氏補本亦附金溪卷末以謝山稾底佚此據以補之

宏父門人

少保趙時隱先生希錧

趙希錧字君錫太祖九世孫也南渡後居常山少從父官衡陽嘗有聞于陳文節公止齋而卒受業于徐忠文公宏父雅以寒素自居力貧苦學借書鈔誦成慶元二年進士釋褐汀州司戶時峒寇李元礪出沒汀贛閩軍且至寮佐集議守城先生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見乎先生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關曰古城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守曰即以付君時

先生以宗子初入官皆爲危之至關審形勢明斥堠賊遣諜至
先生得諜縱其舉火相示而縻師以誤之夜半賊數百銜枚至
先生嚴兵以待賊至矢石雨下無一免者餘黨聞風而遁軍還
老幼羅拜相屬先生由他道避之論功即拜本州推官調夔州
運司屬官掌大寧鹽井事清積負卻羨餘知玉山縣召對首言
民力困于貪吏軍力困于債帥國家之力則外困于歸附之卒
內困于浮沈之費次論四蜀銓注科舉之弊次論大寧鹽井本
末寧宗嘉納除大理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宗姓多貧而始
生有訓名爲人後有過禮吏受賕無藝莫敢自陳先生白其長
推行之已而以宗室換班授吉州刺史提舉宮觀輪對首論今
日多事之際而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淸選也以緘默爲鄭重以

刻薄爲舉職以無所可否爲得體闓寄重任也以大言爲有志以使過爲知恩以不待指授于朝廷爲有才臣非敢厚誣天下所憂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次論宗學之建朝廷美意也校定法不視太學而視武學外舍優校必待公試中選而後升一請一免而不得援丞免例已陞內舍胄監前名而不得注諸州教授名爲重之實則薄之恐非風厲之本旨也果遷安德軍承宣使引對言初政在明君道總治統收人心理宗動容曰卿所陳于初政所繫尤切次年論祠祭不鋼禁衛不肅晉節度使封信安郡公以足疾臥家累歲而卒贈少保信安郡王先生風姿凝重胸抱魁壘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其仕變也安沂公丙一見異之解佩玉以贈且欲舉之

先生辭以及格沂公曰然則使我有失士之恨盡貤諸所親曰有母黨可然不敢專沂公曰君謂之可則可矣竟舉而貤之時人兩賢之既換班自號時隱居士祁寒盛暑未嘗謁告或以爲太自苦曰吾乃媿報稱之難也如幷廢之若此心何衣食僅足不置妾侍故訓詞有云爵祿褎嘉不改儒生之習威儀謹飭蔚爲朝著之華蓋實錄也從蔣氏所藏槀底錄入

恭愍丁延溪先生黼父泰亨

丁黼字文伯故徐州人也漢說易大師將軍寬之後世居沛陽閒南渡後徐爲戰地先生曾大父執中卜居靑陽尋遷石埭家世忠孝雖南遷三世時望歸故土不治產業其大父嘗夢神告之曰若死葬于延溪寺右三紀之後必昌又三十年而生先生

年十四已知爲學之要父泰亨宿儒也自教之已而平陽徐忠文公誼教授池州父挈先生共往從焉忠文以老友待之留與共訓後進而授先生以語孟學庸大旨聖賢修己治人之學永嘉錢宗正文子亦碩儒先生由忠文以見之得其經學先生氣竦神悟誦言觀行遂爲忠文門下第一成淳熙進士枋臣當國賢士多沈下僚時天下所稱爲正學直道者鶴山平齋西山皆重先生而鶴山尤契嘗曰忠肝義膽霜明玉潔足以廉頑立懦也曰吾交文伯二十年眞端人也嘗聞張行父之賢亟求見之叩以南軒之學以爭濟邸事干宰相怒被逐宰相死召還累官軍器監敕上封事言大臣不法事累進累黜以直祕閣知信州吉州皆有聲西山爲江西安撫薦之詔遷提刑尋充四川夔州

路安撫使兼知夔州時崔菊坡方帥四川聞先生至喜贈詩所
云同志晨星少孤愁暮雨多者也先生泣藏疏上十事夔大治
乃以右文殿修撰充廣西副制置使守靜江尋以四川副制置
使守成都自嘉定端平以來諸碩儒講學者亦間或得大用于
朝然率不久輒去至是零落且盡而先生獨存又秉之嚴疆以
陷之死時蜀事已極壞先生延李微之于幕力行寬大之政蜀
人戴之如父母而知事之必不可支也乃遣其家屬南歸曰無
以老子爲念嘉熙三年北兵自新井大入先生乃守大小城飛
山移屯盡撥隸文龍帳犀牌丁不滿七百北兵詐用宋將旗幟
城中以爲潰兵也以椷招之已而知其非或勸先生以自全計
先生笑不答曰吾爲副元帥死其分也不可使丁氏無後且酉

館甥以收吾骨督兵夜出城南遂戰于后衛街衆散且盡先生入城率其親信侍從數十人巷戰寡屬惟參議官楊大異一人力竭皆死之大異復蘇得免事聞賜祠贈恤如制諡恭愍所著有延溪集六經辯正疑問諸史考

祖望謹案先生以平陽高弟徧候諸儒伯仲眞魏之閒晚年埋血沙場大節凜然而宋史附之忠義傳末不詳其籍里不志其生平讀者茫然荒畧未有如此之甚者予少有志于改正宋史曾從永樂大典鈔得先生別傳一篇十年以來忽忽失去昏忘不能追憶僅約畧其大概列之學案而其言行之詳不復能舉矣又嘗見先生作范文正公祠記其中謂池州實有長山文正之母晚適朱氏實爲池人

未可竟指爲淄州之長山其文亦朗朗有法

附錄

吳鶴林曰恭愍生平忠雅端靖持論侃然寧避烏臺之官而不肯有一毫詐欺之事寧嬰黃閣之怒而未嘗少忘其呵護善類之心于義利界限辨之尤明死國未幾制府參謀口翊雍容就義文甫守相口鋭口汝蘇慘忧血戰而死皆其英風義魄所風厲也

修撰黃先生中

黃中字仲庸平陽人也成紹熙進士爲館職肆力于學時徐忠文公方起平陽于永嘉諸儒中又別爲一家先生從之遊嘗與朱子往復論學欲實地用功不徒託之空言而已學禁方嚴先

生校藝渭闈發策云平居不以利祿入其心培植涵養如木有根水有源用之則回旣倒之狂瀾不用則唱和寂寞之濱亦足名世任此責者誰與朱子見之嘆曰近年此等議論令人嘆服累遷起居舍人兼侍講敷陳剴切寧宗曰朕正倚毗卿前後三十餘疏當路不喜出知袁州徙泉州進右文殿修撰卒平陽弟子以先生爲第一

提舉彭先生仲剛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白石門人

文惠喬孔山先生行簡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恭愍丁延溪先生黼 見上宏父門人

文恭曹東畝先生豳

曹豳字西士瑞安人文肅公叔遠族子也少從錢白石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辭曰章司錄毋老請先之正敬嘆故知建昌縣復故尚書李公擇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祕書丞兼倉部郎官出爲浙西提舉常平面陳和糴折納之敝建虎邱書院以祀尹和靖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召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余天錫李明復之過迕旨遷起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諡文恭 參史傳

雲濠謹案先生號東畝見程撫州士龍所作劉黃山先生行狀

縣尹湯先生程

湯程與喬行儕同門爲縣尹嘗爲喬述白石病革時言曰吾于詩傳尚多欲有所更定云參喬孔山文集

梓材謹案喬文惠序白石詩傳前云同門湯尹程後云訪求于湯尹之姪時大傳借詁釋刻諸郡齋謂之湯尹故知其爲縣尹也

宋元學案卷六十一終